

The cover art features a central character, a young Blood Elf with vibrant blue and red markings on their face and glowing green eyes. They are dressed in ornate, dark red and gold armor. In the background, another Blood Elf with a beard and glowing yellow eyes is visible, looking towards the left. The setting is a lush, green forest with large, glowing mushrooms and a soft, ethereal light. The title 'WORLD OF WARCRAFT MIDNIGHT' is prominently displayed in the upper left corner.

WORLD
OF
WARCRAFT
MIDNIGHT

寂静中的离别

CATHERYNNÉ M. VALENTE

故事

CATHERYNNNE M. VALENTE

插图

SURFSIDE 3D

编辑

CHLOE FRABONI

设计与美术指导

COREY PETERSCHMIDT, CHEUNG TAI

剧情顾问

SEAN COPELAND

创意顾问

RAPHAEL AHAD, CHRIS METZEN, STACEY PHILLIPS,
KOREY REGAN

制作

BRIANNE MESSINA, ANASTASIYA NALYVAIKO,
TAKAYUKI SHIMBO

特别鸣谢

VALERIE STONE

翻译

暴雪中国本地化团队

BILZARD
ENTERTAINMENT

Blizzard.com

© 2026 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c. Blizzard和Blizzard Entertainment标志是暴雪娱乐公司在美国或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暴雪娱乐发布。

本故事为虚构作品。其中涉及的姓名、人物、地点和事件皆为作者或美术师想象或虚构的产物，如与真实人物（在世或过世）、企业、事件或地点存在雷同之处，
皆纯属巧合。

暴雪娱乐不对作者、第三方网站或其内容享有任何控制权，也不为其承担任何责任。



种子

长老哈加尔常说，原谅就像一颗种子，一个人种下，另一个人收获。它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而是一个过程；和自然界的一切过程一样，原谅需要时间，需要付出心力，既不能强迫，也无法催促。必须为它提供所需的一切：光照、水分、养料、空间、谦卑、补偿。可即便把种子埋进泥土，也并不意味着别人有义务去理会那最终长出的、参差不齐的杂草——只要对方不愿意。

哈加尔说这些话时，学生们以为她指的是某个孩子偷了别人的玩具，或者告发同伴在冥想时偷溜出去，又或者在领热蘑菇时多拿了一份。没错，她确实是在说这些，但长老哈加尔的话向来都有不止一层意思。

事到如今，奥威娜已经明白了，在那层教训之下还藏着另一层教训。她已经明白，就算她种下再多种子，可她在这世上最爱的人宁可把所有悔过的叶子烧成焦黑，也不愿摘下哪怕一颗果实。

但无论她多少次将过往的碎片一一摊开、重新排列，拼成不同的形状、不同的图案，她仍然不懂——不懂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在光照充足明亮、她心情尚且轻快的日子里，奥威娜会对自己说，这样的结果也算得上是福祸相抵。毕竟，阿玛拉克还活着。让他活着去恨她，总好过让他死去，再也无法感受到爱。

但这样的想法，也仅限于心情轻快的日子。



当奥威娜还是个潦草、蓬乱的小嫩芽时，在哈籟恩达尔这片受保护的、光辉流转的美丽世界中，她最喜欢的东西一共有五样。

是哈加尔的声音——她既把奥威娜当成学生，也把她当成孙女。

长途跋涉后喝到的清水的味道。

真菌荧光点缀的泰达希尔根须——那是族群之树，它的根须覆盖大地，如同母亲的怀抱，亲密而宽广。

藤蔓上即将成熟的莓果散发的气味。

还有就是和阿玛拉克在一起时的感觉——他是她的兄弟，她的朋友，她每一个小小阴谋的共犯。他们一起策划过那么多阴谋。

除了这些，其他一切在奥威娜眼中都无足轻重，只会让她觉得碍事，就像横在探险之路上的巨大岩石，阻止她的心灵得到满足。她已经见到了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至少在她自己看来是这样），而这些人无一例外，都热衷于禁止她去做、去拥有、去看、去尝试，却从未喜欢过她真实的样子，这让她愤怒不已。她对着泰达希尔那石头般的根须末端发誓，这辈子绝不会再喜欢任何人，除非对方给予她更多的喜欢。那时她年纪尚小，稚嫩的心灵真挚地相信，只要遵守誓言，就再也不用害怕哈籟尼尔、芦塔尼、真菌人和树木所能制造的一切痛苦。

她是如此渴望去做、去拥有、去看、去尝试一切。因为，万一还有第六样值得喜欢的东西，正藏在什么地方呢？

但只有舒尔卡的生活，奥威娜无需尝试，也不会感到遗憾。舒尔卡背负着沉重的荣誉。他们是强大的战士，行事隐秘、与世隔绝，可他们的力量与荣誉

并不令人向往。他们居住在艾林裂隙附近，远离其他哈籁尼尔同胞，总是独来独往、寡言少语。这一切都是为了守护族群。他们切断了自己与女神之歌之间的连结。唯有如此，才能在踏入那被诅咒的峭壁与山谷时，不被尖厉、分裂、变异的歌声撕裂心智。唯有如此，才能不在对抗那些恐怖之物的过程中遗忘自己的名字。唯有如此，才能保护哈籁恩达尔，不让潜伏在裂隙中的艾蔑——那些畸变的邪祟、支离的梦魇——闯入哈籁尼尔的村庄。唯有如此，才能攻入怪物的巢穴，在那里继续永无止境的战斗，而不被破碎、癫狂的歌声彻底逼疯。

奥威娜私下里觉得，舒尔卡与艾蔑其实已经相差无几。当然，这种话不能随便说出口。他们原本也是哈籁尼尔，却扭曲自残、抛弃歌声，忍受着无尽的痛苦。这是他们自愿的选择。他们所蔑视的，不只是艾林裂隙，还有艾林哈籁本身，以及女神所赐予的一切恩典。他们的牺牲是真实的，可那牺牲也同时是一种轻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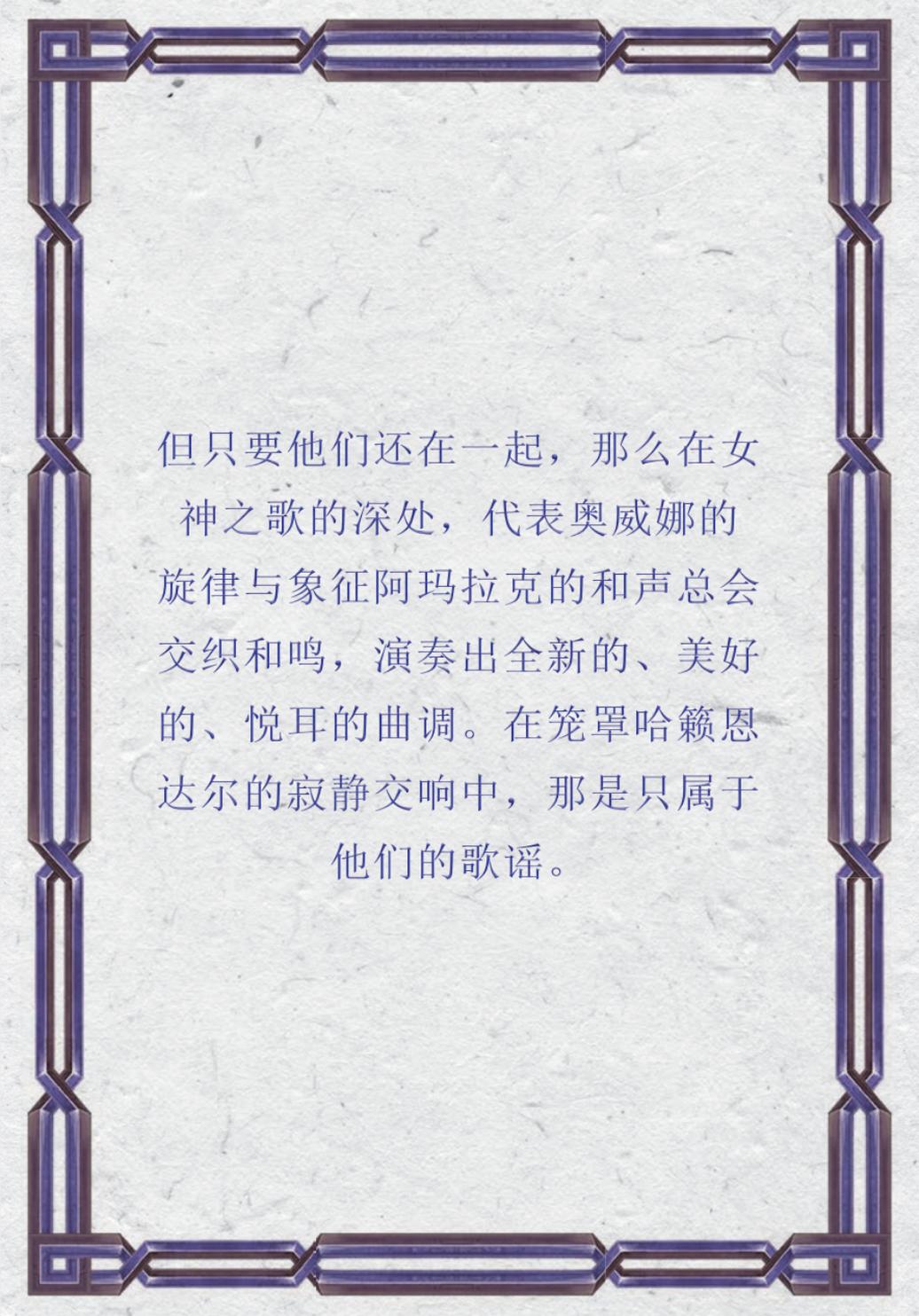
没错，这世上仍有少数几种滋味是奥威娜不想去品尝的。

女神之歌并不在她最喜欢的五样事物当中，因为这根本无关喜恶，就像没有人会说自己喜欢或不喜欢心脏的跳动。歌声是活着的证明，是自我存在的依凭。若没了歌声，便只剩下一具可悲的躯壳；若没了歌声，自我便不复存在。

阿玛拉克也不在其列，因为他一直都在她身边，就像女神之歌一样。在繁花永茂、微光笼罩的哈籁恩达尔，没有人能把名叫阿玛拉克的男孩和名叫奥威娜的女孩分开，不论是通过强迫、恳求还是贿赂，不论尝试多少次。他们就像一个篮子上的两个把手，而这篮子总是闯出一些引火烧身的祸端。他们野性难驯，冥顽不灵。在他们的恶作剧之外，哈籁尼尔一族照常生活、欢笑、宴饮、劳作，但那些都无关紧要。泰达希尔粗壮的根须与藤蔓如迷宫般蜿蜒纠缠，那是只属于他们的小小王国。两个孩子抛下杂务与琐事，躲进与古老巨树同样高大的蘑菇林中，奔跑穿越马勃菌与孢子的原野。蓝紫色的荧光孢子无边无际，一如细碎的童年时光。童年似乎永无尽头，直到某一天，尽头忽然就在眼前。但只要他们还在一起，那么在女神之歌的深处，代表奥威娜的旋律与象征阿玛拉克的和声总会交织和鸣，演奏出全新的、美好的、悦耳的曲调。在笼罩哈籁恩达尔的寂静交响中，那是只属于他们的歌谣。

而想要把一首歌与它自身分离开来，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那些面色苍白、牢骚不断的大人，只看得到一个无父无母的野孩子和一个家境良好的好孩子之间的不同。而在哈籁尼尔的世界里，不同的人往往无法和



但只要他们还在一起，那么在女神之歌的深处，代表奥威娜的旋律与象征阿玛拉克的和声总会交织和鸣，演奏出全新的、美好的、悦耳的曲调。在笼罩哈籁恩达尔的寂静交响中，那是只属于他们的歌谣。

谐相处。无论是爱管闲事的长老，还是严厉刻板的护根者，都缺乏想象力，无法理解这两个如此不同的小家伙除了逃避干活之外还能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无法理解——女神的慈爱歌谣在村民心中是温柔的低吟，与日常生活的节奏相互映衬；可在阿玛拉克和奥威娜耳边，那歌声却高亢激昂，如同千人合唱。因此在两人听来，旁人的反对总是显得奇怪而乏力，没有一个人能真正讲清楚理由。

你们两个为什么不能像别的孩子那样，满足于玩耍和干活？

你们两个为什么不就是不听话？

你们两个为什么离了对方就什么事都做不了？

“他们早晚要吃苦头。”长老鲁伊亚叹了口气。在那些如万花筒般绚烂的日子里，长老们看着年幼的哈籁尼尔聚集在花园中，等待教导。然而，聚集和等待从来都不在阿玛拉克和奥威娜的天赋之中。“我们的传统之所以存在，都是有原因的。离经叛道，终究要招来痛苦。”

“等着看吧。”长老哈加尔点了点头，伸手到长长的耳朵后面，抓了抓一颗尚未完全愈合的疣。“痛苦也未必会来赴约。”

长老鲁伊亚哼了一声：“时间会证明我是对的。野草很少能开出花朵，只会长成更大的野草。”

不到一个小时，长老哈加尔就把这段对话转述给了那两个淘气鬼。在哈加尔看来，在背后议论别人并不是一件好事。凡是与我们有关的谈话，迟早都会传到我们自己耳中。要么当场听见，要么经由他人转述，而后者往往带着纰漏和讹误，需要修补。既然如此，何不省点时间，只说一次，像鼻尖沾着的泥土那样朴素真实？

阿玛拉克气呼呼地说，他一定要长成一朵花。而与此同时，奥威娜只是哂笑一声，说她要变成哈籁恩达尔有史以来最厉害的杂草，你就等着瞧吧。

“再说了，”阿玛拉克嗤之以鼻，“大人又做什么了不起的事了？”

“干活，然后死掉。”奥威娜阴郁地嘟囔着，跑出了哈加尔的房间。

在她的认知里，大人会做的事无非就这两样，因为她记忆中的父母正是如此。既不是光荣战死，也不是为守护族人而牺牲。只是一个眨眼的瞬间，生命就那样消失了。根须突然塌陷，他们甚至没来得及察觉，便被深深掩埋。

阿玛拉克做了个鬼脸，追着好友跑了出去，嘴里嚷嚷着说不是所有事情都围着她转。哈加尔摇了摇头。他总是追在她身后，也许将来也会一直这样。

等阿玛拉克追上的时候，奥威娜嬉笑着转过身，方才的阴郁一扫而空。她一下一下捶着他的胳膊，直到他承认所有事情确实都是围着她转的，而他自己不过是个怪耳朵的树瘤脑袋，才肯罢休。

孩子都是如此。童年就是如此。

可是，阿玛拉克和奥威娜从未争吵过，至少阿玛拉克从来没有吵赢过。他们绞尽脑汁，只为了逃避干活。而且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死掉这件事情。

他们很少理会其他哈籟尼尔孩子，也几乎不关心大人。至于那些由大人制定的规矩，更是从不放在眼里。两人手挽着手，跑过了漫长而梦幻的童年。他比她年长几岁，但那无关紧要。奥威娜向来大方，从不会因为好友比她先行衰老而对有所偏见。

或许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若他们中任何一个稍微具备循规蹈矩的能力，能像大人们无数次温言劝说的那样，与其他孩子一同干活、玩耍、结交朋友，那么奥威娜和阿玛拉克根本就不会相遇。长老哈加尔并不偏爱乖巧听话、从不惹事的孩子，她本人小时候就不是那样的性子。她暗自立下志向，要去照料那些无论别人如何规劝都仍不肯扎根的幼苗。

因此，要想在哈加尔的学生当中赢得捣蛋鬼的名声，一定得惹出相当大的麻烦才行。

哈加尔尽力了，可要让这两个孩子循规蹈矩，几乎毫无希望。只要他们凑到一起，呼吸同样的空气，抢在所有人之前回答同样的问题，每天吃着同样的块茎和花蜜，一同忍受那片横亘在“长大到足以争吵”和“长大到足以吵赢”之间的无尽荒原，就任谁都无能为力。

更糟的是，他们非常聪明，比其他孩子更聪明。那些尚未学会的知识，女神也借助日益澎湃的歌声，毫无保留地传进他们心里。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他们自己也清楚这一点。哪怕他们比一条藤蔓上的两片叶子还要亲密，阿玛拉克仍然忍不住要向奥威娜炫耀；而奥威娜也同样不肯示弱，总要在这个年长的男孩面前扳回一局。这是第三个问题，也是第四个。

那么第五个问题呢？即便是最强大的战士，手握最锋利的宝剑，盾牌如摇篮般闪耀，也绝不可能战胜这个问题。

因为，当两个孩子之间有了一个共同的秘密，大人就再也无法把他们那些严肃、安全、理智的想法灌输进去。而阿玛拉克和奥威娜的秘密是那么巨大，那么美妙——它实在过于巨大，又过于美妙，两只手根本无法承载。至少要四

只手才行。

“阿玛拉克，”她低声对他说。那时，哈加尔正对着圆脸蛋的小哈南训话，说如果他再继续顶嘴，就要把他的舌头从嘴里扯出来，挂在鱼钩上当饵料。“你仔细想想，上面有一整个别的世界，我们却在这听哈加尔讲先祖的故事，根本是浪费时间。”

“嘘，”阿玛拉克小声回应，“舌头不想要了？”

奥威娜从他眼里就能看出来，他正在衡量长老哈加尔关于舌头和鱼钩的威胁有多大可能是真的。毕竟，她十分高大强壮，又难以捉摸。阿玛拉克总是比奥威娜多考虑一点，比她多一点担忧，少一点笃定。

但奥威娜清楚，长老哈加尔的威胁根本没必要当真。尽管村里许多人都将哈加尔尊称为长老，但奥威娜也许是唯一一个知道她另一面的人。她更像一位祖母——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在日复一日、夜复一夜的相处当中，这其实并不重要。她对待奥威娜和其他孩子从来没有任何偏袒。我们有自己的传统。我们都是**一体**。没有谁比别人更重要。而且，奥威娜在心里暗想，如果长老哈加尔真有这种神奇的本事，可以把哪个孩子的舌头拔下来，那她早就对奥威娜下手了，每逢节日还得来上两次。要是赶上哪天她觉得舌头有趣，第三次也逃不掉。

如果想让奥威娜去做某件事，最稳妥的办法就是让阿玛拉克坚持说她绝对做不到；而要让阿玛拉克立刻行动起来，最可靠的方式则是让他那年幼的朋友取笑他，说这件事对这么小的孩子来说太危险了。那时候，他们把这当作一种游戏，尤其是当其中一人已经感受到对方的渴望，却无法压下心底的恐惧时。

他清楚这一点，一直都清楚。即便经历过那些事情，奥威娜内心深处仍把这一切当作游戏。

“别像个蘑菇一样。”她低声说道，“吃完饭我们就溜出去，躲在那根像蛇头骨的根须后面。尽量多带点莓果，再带壶清水，还有修枝剪。要是奈雷亚没把鸡油菌‘吸溜’一口吃光，你就顺点过来。”

“那你带什么？”

“我会带上勇气，胆小鬼先生，”她低声说道，眨了眨眼，语气软得像是在哄人，“因为你把自己的落在家里了。”

阴影掠过阿玛拉克年轻的眼眸。“是吗？”他轻声说。

奥威娜羞愧地涨红了脸。

“这次是我说错了。”她小声嘟囔，“好吧，是第二次。总之，我发过

誓，再也不会丢下你。永远不会。就这样。”

奥威娜不会永远是孩子。没有人可以永远是孩子。她会长大，不再那么潦草，也不再那么蓬乱——不论最终长成杂草还是花。她会经历许多喜悦，宏大的、温柔的，奇异的、琐碎的。而如果女神问她，在这些经历之中，有哪次她愿意再来一遍，那么就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天，她也会选择那超越理智的爱，抓住那只魂牵梦萦的手，在彩虹般绚丽、灼热而刺痛的喜悦中，离开命运为她定下的安排，奔向一个明知道不属于她的地方。

其实，并没有一整个别的世界。

她指的是地表，那个很久以前，在追随女神之歌来到这里之前，她的族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奥威娜知道，有种魔法可以让她抵达那里。

但地表是禁地，任何哈籛尼尔都不能前往，更别说两个总是擦破膝盖的孩子。奥威娜站在泰达希尔巨大的根须前，引导其中流淌的魔力。藤蔓与根须破土而出，如同闪着翠绿、湛蓝和金色光芒的发辫，缠绕编织成一堵围墙。盘根错节之中，一道传送门浮现出来，他们迈步踏入。大地开始抬升，带领他们离开原本的世界，前往另一个地方。

“奥威娜！你听见了吗？”

“听见什么？”

“仔细听！”

“我在听了，阿玛拉克，你这个空壳脑袋。要我听什么呀？”

“听她。她！女神在唱歌！”

“我一直听得到。别这么傻。”

“但歌声好响亮！我这辈子从没听到它这么响亮！而且好奇怪，感觉好悲伤，好难懂。艾林哈籛感受到传送门对面的东西了。或者是在感受我们。要么就是因为她和我们一起穿过去了。”

奥威娜扭动肩膀，伸长脖子。阿玛拉克咧嘴笑了，拱起后背，在黑暗中张开脚趾。那时候，他们才刚刚开始探索自己力量的边界，还做不出什么宏大的、惊人的、疯狂的举动。但要是一点小小的冒险呢？

啊，每个孩子生来要统治的，便是那小小的国度。

阿玛拉克抓住奥威娜的手，用力捏了一下，她也捏了回去。就在两次动作之间，两个孩子消失了。

紧接着，他们出现在另一个世界的空中。他们对视一眼，改变了形态，化

作飞翔的蝙蝠。他们欢笑着，拍动皮质翼膜，挺着圆滚滚的肚子，彼此撞击来炫耀本领，在阳光下穿梭起舞。

光。真正的光。不是摇篮，不是那种无时无刻笼罩他们的、彩色玻璃般柔和而昏暗的光线。是光，无处不在的光。那么强烈，那么明亮，几乎灼伤他们幼小的瞳孔，让他们失去方向，跌跌撞撞地冲进令人眩晕的云层之中。

云。在此之前，阿玛拉克和奥威娜只知道这个词，用来形容热汤上升起的水汽，或长老烟斗里喷出的烟雾。可当视线逐渐恢复，它忽然显得再贴切不过，正适合称呼那些庞大而迟缓的白色团块，在不可思议地蔚蓝、明亮、美丽的天空中飘浮。

天空。这个词，他们只在长老哈加尔的故事中听过，在神圣洞穴的壁画上见过。

女神之歌仍在他们心中流淌，欢快地哼唱着，沉重地叹息着，依旧在歌唱摇篮的光、动物的呼喊、弥漫的寂静。可如今，女神的歌声里多了新的内容，那是这片新天地中炽热、迅疾、黄与蓝交织的旋律，是未曾听闻的节拍。向上，向上，它仿佛这样唱道，唯有向上，方能让万物恢复应有的模样。向上吧，我们孩子们，向上。

没错，在林根之路的另一侧，存在着另一个地方，与哈籟恩达尔截然不同的地方。在那里，光明并非来自纠缠发亮的根须，而是来自天空中燃烧的火球，正如古老传说所言。在那里，歌谣中的奇异色彩如此刺目，会在眼底留下破碎发光的残影，持续数个小时不褪。声音让耳朵隐隐作痛，有时是名为雷鸣的巨响，有时是蹄声，有时是鸟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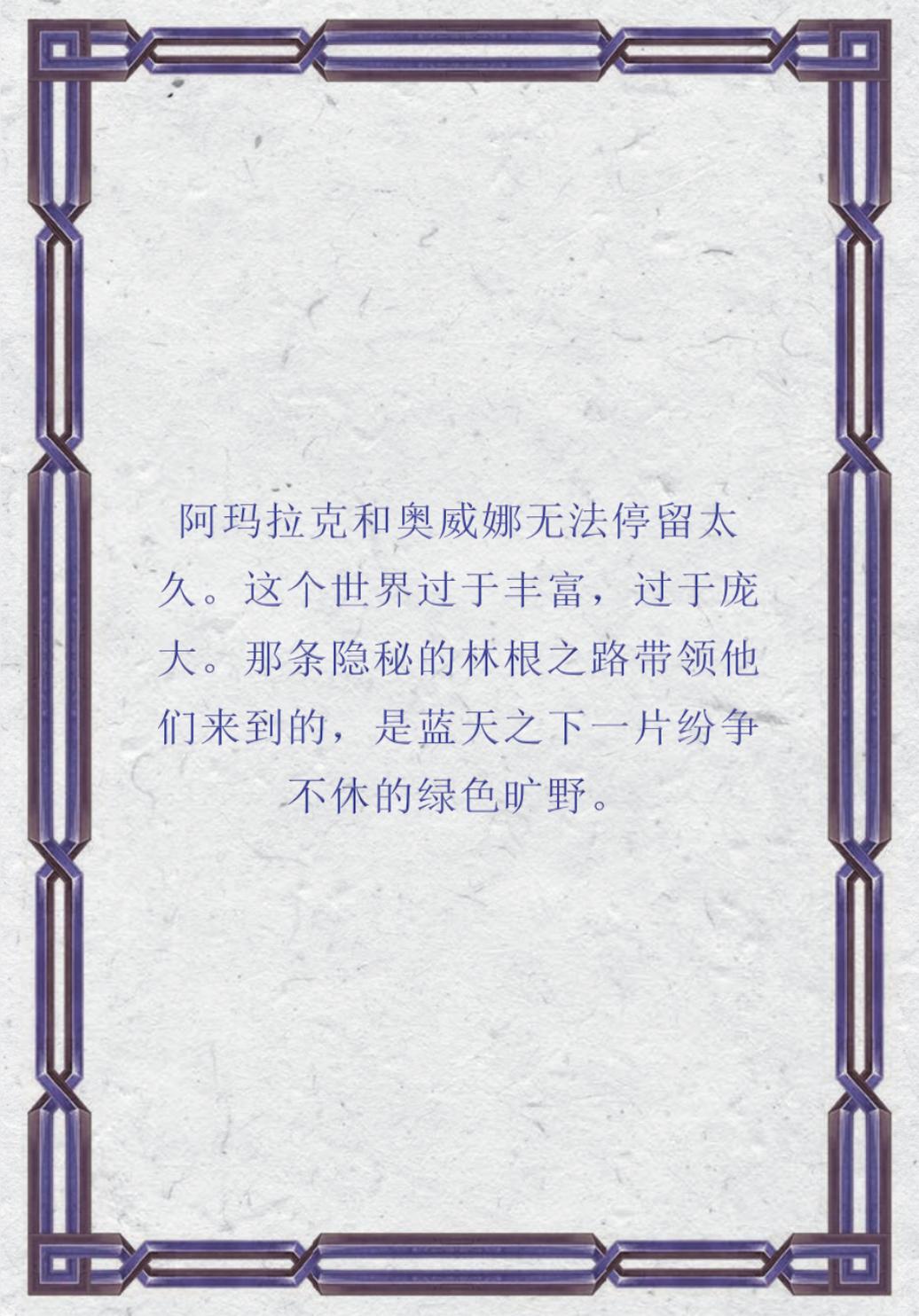
有时是金属的激烈碰撞。

还有时，是尖叫。

阿玛拉克和奥威娜无法停留太久。这个世界过于丰富，过于庞大。那条隐秘的林根之路带领他们来到的，是蓝天之下一片纷争不休的绿色旷野。巨大的野兽在平原上狂奔，另一些巨大的野兽骑乘其上，手中挥舞的银白枝条在沸腾的光中闪耀。当那些野兽彼此冲撞时，枝条轰然相击，伴随着孩子们难以理解的呐喊。而其中被喊出次数最多的，是这样一個词语：

艾泽拉斯！为了艾泽拉斯！

他们尽可能维持着蝙蝠的形态，不敢变回人形，既为飞翔而狂喜，又害怕再也回不去。他们为逃离而狂喜。当他们再也无法维持住形态，便俯冲疾掠，



阿玛拉克和奥威娜无法停留太久。这个世界过于丰富，过于庞大。那条隐秘的林根之路带领他们来到的，是蓝天之下一片纷争不休的绿色旷野。

穿过传送门，一路向下、向下、向下，回到了熟悉安全的地方。

只不过，那里并没有他们想象得那么安全。



大地

见过了艾泽拉斯，谁还能沉下心来冥想，或是安分地坐在饭桌前？阿玛拉克和奥威娜做不到。后来，他们不断怂恿彼此去地表探险，去闯入更多不该踏足的地方，直到地下世界再无新鲜或刺激的角落——或许只除了一处。

雾罩幽谷对奥威娜和阿玛拉克来说并不陌生。那是毗邻裂隙的一片辽阔地域，哈籛尼尔在其中巡逻、狩猎，阻止从裂隙中逃窜出来的艾蔑进一步入侵。承担这一责任的人必定强悍而坚韧。他们有时会在幽谷中扎营休憩，包扎伤口，用食物填充筋疲力竭的身体，举杯祭奠逝去的同伴，铭记用自己的鲜血、以及比自己更珍视之人的鲜血所守护的一切。

但在嬉闹顽皮的哈籛尼尔孩子眼中，广袤的幽谷充满恐怖与刺激、庄严与神奇，就像一座喧嚣的都市，散发着无止境的诱惑。那是花朵荧光与浓雾织就的迷宫，错综纠缠的道路足以让人瞬间迷失，唯有凭借机敏与速度方能寻回归途。那是可供一个孩子试炼自己的地方。

来见我。来迷雾中见我。

然而，裂隙边缘的荒芜中长不出任何好东西。将目光投向那里后，他们先是穿过大巢穴，经过了青绿的悬崖、幽紫的阴影、如蛇般蜿蜒的黑色根须、向下通往金蓝色雾气的洞口，一路躲藏、争论、摸索、聆听。可在躲藏、争论和摸索之间，有时候，*有时候*童年就会突然结束，哪怕孩子们还没准备好长大。

裂隙中潜伏着某些东西。试图通过与其他动物、人或怪物的比较来描述艾蔑，是不可能的。它们不只是残缺，不只是畸形——它们从一开始就不该存在。它们来自艾林裂隙，是从那里面爬出的梦魇。

违背常理的构造，甚至难以称之为身体。根本无法协同运作的部位被强行拼接在一起，唯一能制造的只有无尽痛苦。肺与胃直接相连，花朵果实中爆出利爪尖牙，张开成百上千只恶毒的眼睛。肩胛骨上承载着牛兽般沉重的肌肉，

心脏泵动风、火焰和绿色汁液，灌入本该输送血液的枯萎血管。它们不过是一团团杂糅的血肉，憎恨着自身的存在。它们贪婪地吞咽空气，却只能呼吸到痛苦。它们生来便忍受着深不见底的饥饿，无论吞噬多少都无法满足。

其中大多数个体，都会在诞生后的数日或数周内死去。

而那些存活下来的，更加可怖。

其中有些会逃出来。

奥威娜喊着让阿玛拉克过来寻找自己，一头钻进迷雾。等她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回头已看不到大巢穴的踪影。迷雾掩盖了距离、深度和危险。

一道声音划破灰色的雾气。那是金属般的愤怒尖啸，听起来残破不堪，不属于哈籁尼尔，也不属于任何生物。奥威娜猛然停下脚步，在飞扬的孢子与尘土中张望。她是先在自己的耳中听见的吗？还是先在女神之歌中察觉到那惊慌失调的杂音——本不该相触的音符彼此碾磨，发出刺耳的尖叫，仿佛女神创造的世界中某个微小破碎的部分正在恐惧与痛苦中哀号。

“阿玛拉克！”奥威娜惊恐地呼喊。她从未真正孤身一人，从来没有。哈加尔、村子和族人始终在她身边。在哈籁尼尔的生活中，即便是孤儿也从不真正孤独。可现在，她甚至看不见大巢穴上方那星星点点的花朵荧光。目之所及唯有灰色，充斥着尖啸声的灰色。

奥威娜开始奔跑。她感到有气息喷在脚踝后方。她一边跑，一边呼唤阿玛拉克的名字，渴求听见回应。她早已筋疲力尽——攀升、变形、俯冲回到甜美的黑暗，而从醒来至今只吃了一点点食物。在黏稠的迷雾中，她撞上一段从岩石里弓起的根须，粗壮、挺拔、坚硬——不，那不是根须，而是阿玛拉克。他紧紧抓住她，像溺水之人抓住唯一的浮木。有那么一瞬间，他们以为自己能逃出迷雾，甩开其中潜伏的事物。像以往那样，靠自己找到出路，逃离任何困境，回到真实之中，远离那个名为“艾泽拉斯”的愚蠢幻想——无论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可艾蔑并非真正的血肉之躯，它们不受脚步、土地、惯性、血液或空气流经肉体的法则所束缚。它已经很近了，几乎已在他们体内，如同他们自己的呼吸。

阿玛拉克拖着她向前奔跑，像强光下的蝙蝠一样慌不择路。可奥威娜年纪比他小，腿脚更短一些，肺的容量也更小一些。她的恐惧比奔跑的酸痛更盛。

后来他们都会承认，在幽谷中遇到的东西并不算巨大。即便他们还小，却也听说过更庞大、更饥饿、更无可名状的怪兽。可那时他们只是孩子，只能用

孩子的眼睛去看。

那怪物并不巨大，却比梦境蔓延的速度更快。

它轻而易举地用嘴咬住了阿玛拉克的脚跟，接着是小腿。就在那一刻，当女神之歌的另一半落入那由纯粹疯狂构成的锋利口器时，奥威娜眼中看见的并非一只仅比野猫大些的凶猛活物，也不是在被诅咒的生命中第一次闻到血肉气味的饥饿野兽。

她看见的是一个庞然巨物。针一样的牙齿从翻涌层叠的血肉里冒出，畸长嶙峋的躯干上覆着滑腻油亮的皮肤，利爪劈开破碎的脊柱。那可怖之物攀抓着阿玛拉克的胫骨，笨拙地挥舞利爪，如同一个试图用眼皮行走的孩子。她看见追逐族人的死神被赋予形体、生命与饥饿，终于来索取她唯一无法失去的人。

艾蔑发出嚎叫。阿玛拉克发出尖叫。两个孩子脑海中的歌声化为哭泣，瓦解崩裂。

而奥威娜僵住了。啊，那一刻的耻辱将会永远留在她心中，无法遗忘。那个勇敢的女孩，居然吓得无法动弹。更糟的是，阿玛拉克看到了她无措的样子。他一只脚陷在怪物那残损、翻腾、边界模糊的口器里，与她四目相对。在他目光的深处，失望的丧钟为她敲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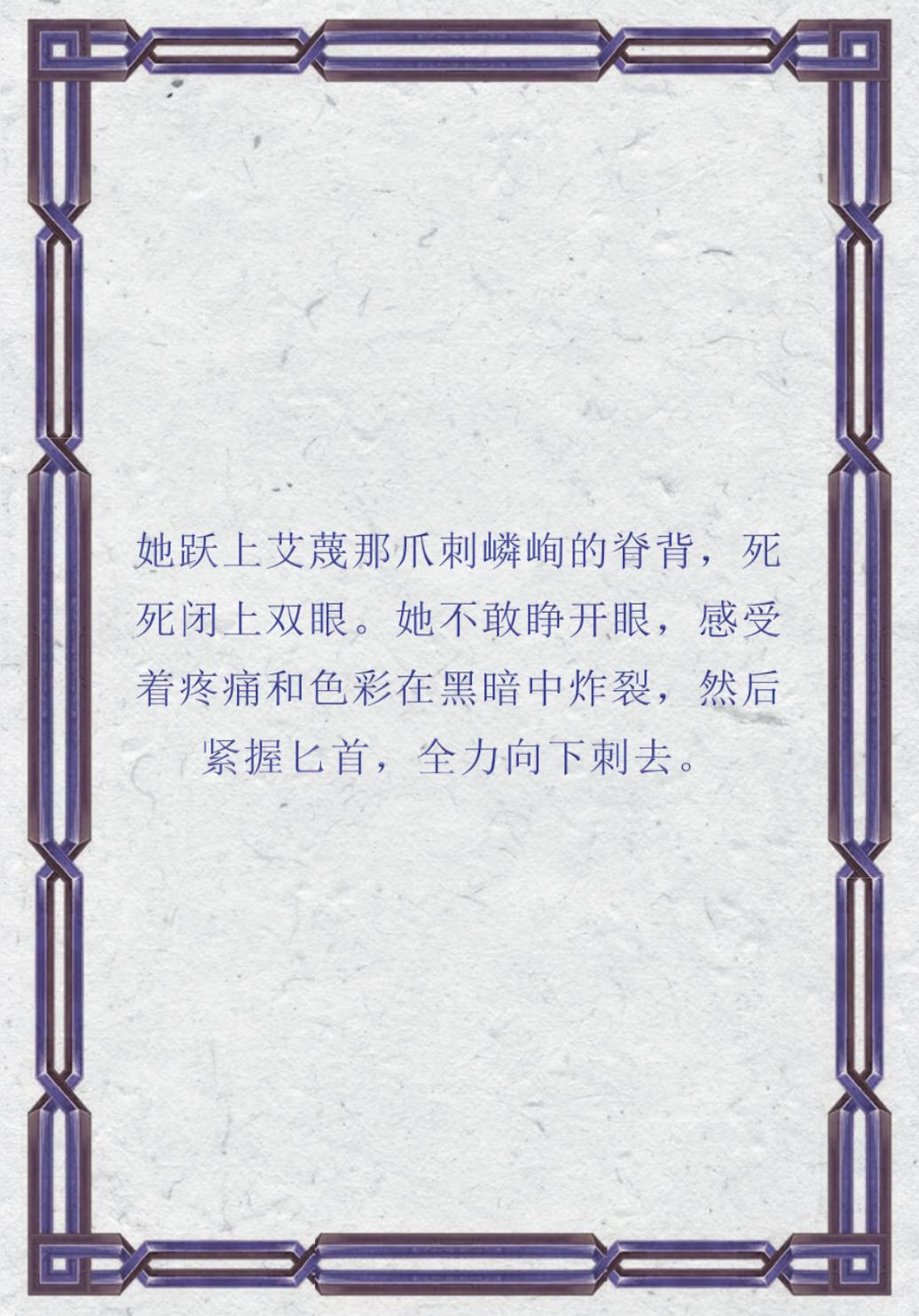
阿玛拉克停止尖叫。他眼睛里美丽、顽皮的琥珀色光芒熄灭了。他倒在灌木丛生的泥土地上，发出剧烈的、断续的、满是恐惧与绝望的啜泣，像个孩子一样——事实上，他也只是个孩子。他甚至没有呼唤朋友的名字。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奥威娜所谓的勇气已被彻底揭穿，那不过是谎言，是用来逃课的虚张声势。她像石头一样立在原地，看着全世界最美好的人放弃挣扎。她几乎能听见他说出真相，真正的真相：

如果你和毁灭之间只有奥威娜阻拦，那就等于没有阻拦。

野兽开始进食。

它闭上眼睛，吞咽阿玛拉克的血，发出近乎愉悦的呻吟。如果说之前的尖啸让奥威娜坠入梦魇，可骤然降临的寂静却打破了她的凝滞。

她跃上艾蔑那爪刺嶙峋的脊背，死死闭上双眼。她不敢睁开眼，感受着疼痛和色彩在黑暗中炸裂，然后紧握匕首，全力向下刺去。怪物踢打着、啃噬着、喷吐着、撕扯着，然而肩胛骨中间的部位是大部分生物的弱点。奥威娜将它劈成两半，感受着双膝之间的怪物生命流逝，动作放缓，发出呜咽。她感觉到它放弃挣扎，听到它的垂死之歌如同冰冷的蓝色墨水，渗入女神的歌声。



她跃上艾蔑那爪刺嶙峋的脊背，死死闭上双眼。她不敢睁开眼，感受着疼痛和色彩在黑暗中炸裂，然后紧握匕首，全力向下刺去。

阿玛拉克与奥威娜在迷雾中颤抖着相互依偎，仿佛就这么过了几个小时，一言未发。她想告诉他，她是有多么抱歉。她想告诉他，她是有多么高兴他还活着。他想告诉她，他很害怕，因为他是那么渺小，而危险是那么巨大。他想告诉她，他为她感到骄傲，因为她是那么勇敢，让危险也变得渺小。

但他们什么也没说，只是沉默地抱在一起。他们用荨麻和泥土为他包扎伤口，低声复诵那些本该更加用心学习的教导。要是他们再严肃一点就好了。要是他们再听话一点就好了。要是他们能听从大人的教导，跟别的孩子一样就好了。

回家之后，他们只讲述了一部分真相：他们在野外撞到一只艾蔑，阿玛拉克被咬，奥威娜杀死了它。哈加尔表扬了他们，但两人都听得出来，语气中毫无温度。

孩子们传播消息总是很快。他们谈论一切，却不谈论痛苦。他们谈论那头怪兽，谈论它如何深入雾罩幽谷、远离裂隙而未被察觉。舒尔卡虽然人数不多，却也足够履行使命，保护哈籁尼尔不受怪物袭击。裂隙周围的守卫本该拦住它。

争论之中，阿玛拉克和奥威娜悄然离开。他们再也无法忍受成为讨论的焦点。他们需要睡眠。而在疲惫与羞愧的夹击下，他们几乎没有力气去理解长辈们的话语。

可是，即便奥威娜全身的血液都要哭诉着要求休息，她却无法入睡。她来到阿玛拉克的房间。他的心房根本不知道如何向她关闭。她坐在床尾，轻抚他缠着绷带的脚踝，像一只等待关注的宠物。他没有回应。

“好吧。”奥威娜说，“你喜欢的话，就像石头一样吧。我会像水一样。我有耐心。”

她把用蓝金长叶包裹的礼物放在他紧握的手边：“早晚有一天，石头会裂开。我会一直等着。我以女神之歌与我自己的绿色灵魂起誓。”



在冥想早课上，奥威娜看到阿玛拉克的外衣褶皱中有个东西闪闪发光。那是她表达歉意的礼物——用他们初次登上地表处捡来的黑色硬石制作的简陋护身



符。有了它，他们就能记住自己从何而来，记住把他们连在一起的纽带。她用杀死怪兽的匕首在石头上刻下图案，又以祖尔阿沙那里偷来的颜料与自己的血填充上色。图案很简单，正是带领他们离开家园、进入名为艾泽拉斯之地的传送门。

然而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几乎没有交谈。其他孩子也察觉到他们的疏离，开始不安。小哈南哭了出来，试图在桌下把他们的手拖到一起，让他们像平时一样牵起手来。他还那么小，是最年幼的一个。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把阿玛拉克与奥威娜的手贴在一起，像拼合一件断裂的工具，然后仰头看着他们，大大的眼睛里泛着泪光。

阿玛拉克和奥威娜必须要比两条缠绕的藤蔓还要亲密。否则的话，这世上还有什么可以依靠？

他们可以忍受自己的痛苦，却无法忍受哈南的。他们熟练地十指相扣，勉强对他露出微笑。

哈南的表情明亮起来。他们的没有。但假以时日，他们也会的。

奥威娜并不知道，在那些无法直视彼此的日子里，阿玛拉克的心头压上了日益沉重的愧疚。

因为那时僵住的不仅是她，他自己也是一样。

若她背负羞耻，那他自己的羞耻也分毫不少。

奥威娜根本无从猜测他心中的想法。她的沉默另有原因。她数日不言不语，是因为无法忘记艾蔑临死的呜咽。那声音在她头脑中反复回荡，如一段无法摆脱的竖琴旋律。

它听起来，就像是新生的哈籁尼尔婴儿发出的啼哭，在黑暗中急切地寻求抚慰。

这念头令奥威娜不安。因为，那是她亲手杀死的第一个生命。



光

几天过去了。

接着是几周，然后是几个月。昼夜轮替，岁月流逝，孩子们像斑点蘑菇一样在哈加尔脚边疯狂生长。他们学习、吃饭、逃课、暗中行动，又在花朵荧光和窃窃私语的掩护下返回。他们像藤蔓上的花朵，每个夜晚都绽开一点、攀高一分，伸出卷须和嫩芽，探向遥远的未来。他们穿过林根之路，前往艾泽拉斯的世界，继续那小小的、流光溢彩的秘密旅行。他们向彼此讲述千万个故事，畅想那个世界的人们如何生活、如何在光荣的战斗中战胜敌人、头脑中流淌着怎样的歌声，又是怎样的爱意让他们的心脏像哈籛尼尔一样跳动。

不安的情绪很快褪去了。至少奥威娜是这么认为的；至少她自己的不安褪去了。通往其他世界的窗口之歌向她散发出强大的吸引力，遮蔽了所有其余的念头。就连小哈南也渐渐忘记了，曾有一段时间，她和阿玛拉克的手掌没有牵在一起。

仪式的日子悄然临近。在成年仪式上，哈籛尼尔将进入追忆之穴，观看那具有生命的壁画，用自己的双眼见证族群最深远的记忆。他们不仅会听见女神的歌声，还会看到自己的命运以最鲜艳的色彩描绘出来——那是自世界诞生之前，女神便为每个人安排妥当，安放在时间的摇篮中。他们将第一次看见自己即将成为的那个人。

哈加尔的小屋几乎无法容纳孩子们的兴奋。女神从不说谎，更不会欺骗哈籛尼尔，她最特别的子民。如果有人在梦境中看到自己成为母亲，那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健康婴儿的啼哭便会是她耳边的歌声。如果有人在伟大巢穴的石壁上看到绿叶和红色汁液的绘画，看见自己用沾着药酒与药膏的手指照料将死之人，那么草药师的花园便会向他敞开大门。阿玛拉克的父亲说，他看到自己徜徉在枝叶和藤蔓的海洋中——于是再心灵手巧的工匠所制作的物品，也无法像他编织的头环、护肩和戒指那样精美。哈加尔则哼了一声，不屑地表示，她梦见自己被一群不知感恩、脑瓜里装满鼻涕泡的顽童包围——而正是她用健壮的双手，养育了如此之多的哈籛尼尔。

仪式是年轻的哈籛尼尔一生中唯一的机会，女神将在此洞察他们最深层的本质，并带着喜悦将其揭示。

哈南年纪还太小，不过奈雷亚、凯夏伊和奥威娜都因期待而几乎喘不过气来。她们需要绝食三日，以纪念艾林哈籛的痛苦与牺牲。她们在溪流中清洗脚掌，让双足如初生时那般赤裸，带领她们走到女神面前。

仪式当日的清晨，阿玛拉克踩着覆满露水的草地，跑来寻找他的好友。孩

子们成群结队，进入哈加尔耗费数周准备的小屋，而他却避开所有人，来到奥威娜面前。他披着绿色的长斗篷，神情有些害羞。毫无来由地，奥威娜竟觉得他有几分英俊。认识这么久，这是她第一次产生这样的念头。

“你要害我们迟到了！”奥威娜大笑道。清晨的摇篮之光洒在地上，如同尚未干透的颜料。

“你打算假装自己会怕迟到吗？我有件礼物，要送给奥威娜。奥威娜可是从来不会准时的。你见到她没有？你最好快点过去，不然就要迟到了——”

“哎，闭嘴吧。我本来想着，既然机会难得，不如就试着准时一次，没准会不错呢。我的礼物呢？”

阿玛拉克抖开崭新的斗篷，上面还沾着母亲刚打理过的清新气味。他从硬挺的布料褶皱中掏出一个东西，以飞快的动作套在她的脖子上，亲了亲她的脸颊，在她耳边低声说了一句话，然后头也不回地跑开了，以免等她看清那件东西时，也看到他面红耳赤的样子。

那是一枚护身符。它是一块黑色的石头，上面描绘着深紫色的纹样——一道门，或者说一个世界的形状。比起她用稚嫩而笨拙的双手为他做的那枚，眼前的物品要精美得多。他从父亲的作坊里找来染料，将石头表面的凹凸起伏都细细描上颜色。奥威娜伸出手指，摩挲着它。从明天起，他们将不再是孩子。从明天起，生活将正式开始。阿玛拉克的话语在她耳边回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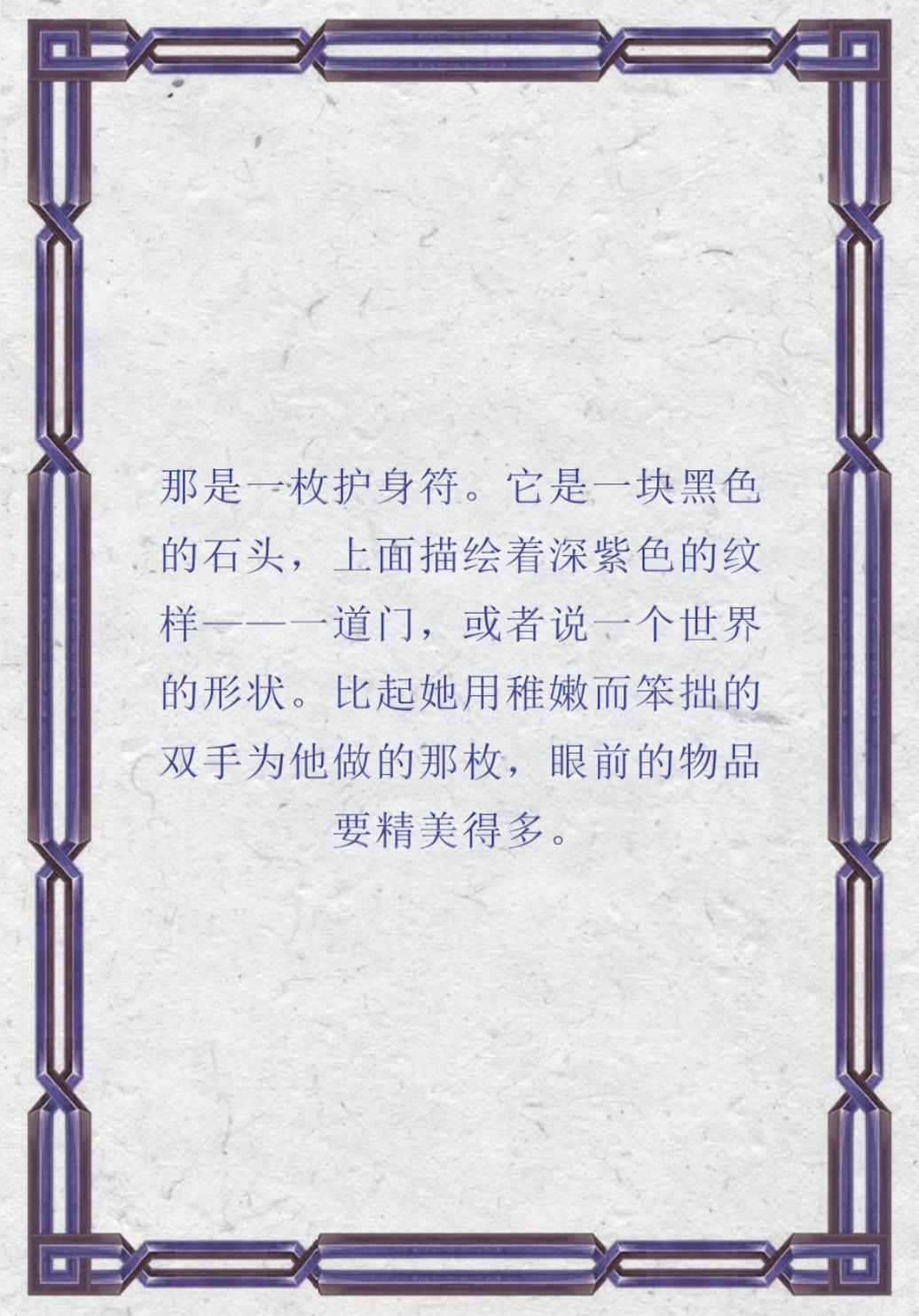
无论去哪，我们永远一起。

奥威娜与朋友们一同从巨大的石板前走过，进入追忆之穴。那是一处泥土地面的洞穴，墙上悬挂着干花与柑橘花环。哈南坐在角落里，每隔几分钟便轻轻哼唱一段旋律，用以帮助那些年长的孩子集中精神，将他们的心灵锚定在这个世界。这是一项极为神圣的职责。

哈籛尼尔孩子们穿过巨大而寂静的洞穴，没有一个人敢伸手触碰石壁上发光的图画。他们听着哈南不时响起的哼唱，听着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们发出低沉、平稳的呼吸。奥威娜倾听着女神的歌声，在心中寻找属于她的旋律，可除了那轻柔的低吟，她一无所获。到最后，哈加尔也靠在石壁上，发出轻轻的鼾声，与那哼唱交织成复调。

万一是我们的问题呢？奥威娜想。万一仪式没法完成呢？

真相逐渐沉入她的胸腔。阿玛拉克睁大了双眼，眉头舒展，用目光搜寻着。奥威娜看着他，明白事情已经永远不会再和从前一样。*你不会有问题的，*



那是一枚护身符。它是一块黑色的石头，上面描绘着深紫色的纹样——一道门，或者说一个世界的形状。比起她用稚嫩而笨拙的双手为他做的那枚，眼前的物品要精美得多。

老朋友。但我会。我会。对哈籁尼尔来说如同行走般自然的事，我却无法理解。我一直都是这样。我早该知道的。

奥威娜没有在墙上找到属于她的图画，因为画面直接出现在她的眼前。不在石壁上，而在她心中。无意识地，她伸出双手，深深插进卡萨梅，祖尔阿沙准备的染料，开始用手指描绘她自己的未来。

泰达希尔，以及比它更为巨大的树——如果那样的树存在的话——粗壮光滑的根须将她缠绕，其上生出浅黄、青绿、湛蓝的卷须，树木、汁液与时光如蛇般蜿蜒，像巨大而结实的臂膀——父亲的臂膀——将她举起，向上，向上，不断向上；又如母亲的长发，拂过孩子的前额。一股纯净的力量首次觉醒，空气中迸发出欢笑的绿意。

图画之中，根须围成的摇篮带着她升起、向上，升得那么高，直到抵达无法想象的高度——除非画上的奥威娜正打算突破穹顶，如同挥笔的奥威娜曾做过的那样，去往另一个地方，去看别样的颜色，别样的光。她心中的歌声是那么纯粹、完美、真实、准确。她在墙上画出了自己的心灵，柔软而袒露，如同苔藓。那颗心敞开着，但没有鲜血流出，也没有骨骼折断。奥威娜就是苔藓，是大地，是光，是水。她的身体因无上的喜悦而打开一个豁口，从古至今曾呼吸过哈籁恩达尔空气的一切都从中涌出，无论伟大或渺小。低鸣的薯石螭，生长的根须，摇篮的光，萌发的、飘零的叶片，真菌与萤火虫，垂死者的悲泣，生命的呐喊，生与死的循环，水果，蘑菇，还有雨云。哈加尔。她的父母，安然无恙的父母。阿玛拉克。

在图画上，在她的歌声里，在她清醒的梦境中，奥威娜为万物赋予生命，而她自身却毫无损耗。她给予的越多，拥有的便越多。与此同时，根须与林根之路依旧托举着她，带她向上攀升。

在那些奥威娜曾漫游过的地方，她看见了黑夜。她伸出冻僵的双手，却不是去靠近旅人的营火，而是要触碰那一瞬间的记忆。她从中感受到平静与安全，颜色与声音。一瞬之间，她变得如此纯粹、如此美好，除了光之外的任何事物都无法触及她。

然后，一切都消失了，不见了。

只剩下那幅画还在原处。

然而，当奥威娜从神游中醒来，重新意识到图画之外的整个世界，她发现身边已空无一人，只有晦暗的空气。阿玛拉克那块岩板上，描绘着一幅黑暗、

残暴的图景，一个充满死亡与痛苦的世界。奥威娜不忍去看。

阿玛拉克也不见了。



火

“他在哪？”奥威娜冲着哈加尔发出野兽般的咆哮，“你做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做，你自己清楚，孩子。”哈加尔重重地叹了口气，“如果他不想被找到，那就没人能找到他。好比只要你不被抓住，就没人能抓住你。别再嚎了，你吵得我后背痛。”她把一个沉甸甸的葫芦挂到花朵荧光上方，抬手用指尖揉了揉浓密的眉毛。

“可是你肯定知道。”她压低了嗓音，“已经好几周了。甚至不止。你就是不肯告诉我。你把他藏起来，不让我见他！”

“艾林哈籁的叹息在上，你真是让人精疲力尽。我当然知道；你也知道，只要你能收起怒火，去把事情想清楚，哪怕就一会。但你就是不肯，你只会对周围的一切挥拳乱打，还指望能打翻什么东西，让答案掉到地上。阿玛拉克有他的路要走，你也一样。”

“他当然有！”

“他已经去开始他的人生了，和其他人一样。只留下我继续照顾剩下的孩子——每一个都比你省心得多。”

“可他没有！我去过每一间小屋，一间不落。我甚至去了一一”奥威娜及时刹住了话头。她想说的是她打开林根之路的那片秘密林地。和哈加尔独处的时候，总是容易说漏嘴。可如今他给她留下的，也只剩那些不为人知的冒险了。“没有人新收学徒。”她飞快地补了一句。

哈加尔抬眼望向屋顶：“孩子，在你出生前很久，我就已经把这辈子的耐心都耗尽了，一滴都不剩。我没空陪你胡闹。不如你告诉我吧，小嫩芽，他是去哪了呢？如果说到处都找不到阿玛拉克，他会是在哪呢？”

奥威娜的心脏缩紧了。“不。不。不可能。他绝对不会。这太邪恶了，太恶心了。”

长老哈加尔给自己倒了杯茶。没有奥威娜的份，因为上课跟不上的孩子是

没有茶喝的。“这其实是莫大的荣誉，孩子。舒尔卡，阿玛拉克进入裂隙，去守护我们。等时候到了，他自然会回来。”

奥威娜感到一阵反胃。阿玛拉克把自己毁了，永远毁了。而他去的那个地方，是全世界她唯一无法跟着去的。

“奥威娜。”哈加尔突然开口。茶水上飘出的雾气在她眼睛前方缭绕，像一缕奇异的发丝。“有件事我很好奇。你发了这么久的脾气，却一次都没有问过我，你的画面有什么含义。你只是在我的房间里大搞破坏、到处乱撞，像个被罚的小孩。那，你的人生呢？你的使命呢？光靠童年的友谊，可没法保你衣食无忧。”

“我不需要问。”她猛地回嘴，“我知道她对我的安排。”而且我不能告诉你，根须要带我去哪里，她在心里默默说道。它要我去很高很高的地方，而这只有一个可能。

哈加尔侧过头，冷冷打量着自己收养的孙女，仿佛直到此刻才第一次真正看见她。“有意思。”她喝了一大口茶水，被苦得皱起脸，随手倒掉残渣。“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

奥威娜知道，她本该问哈加尔的。她应该替哈加尔想一想，也替自己想一想。但她只是猛地推开椅子，怒气冲冲地朝门口走去。她向来没有礼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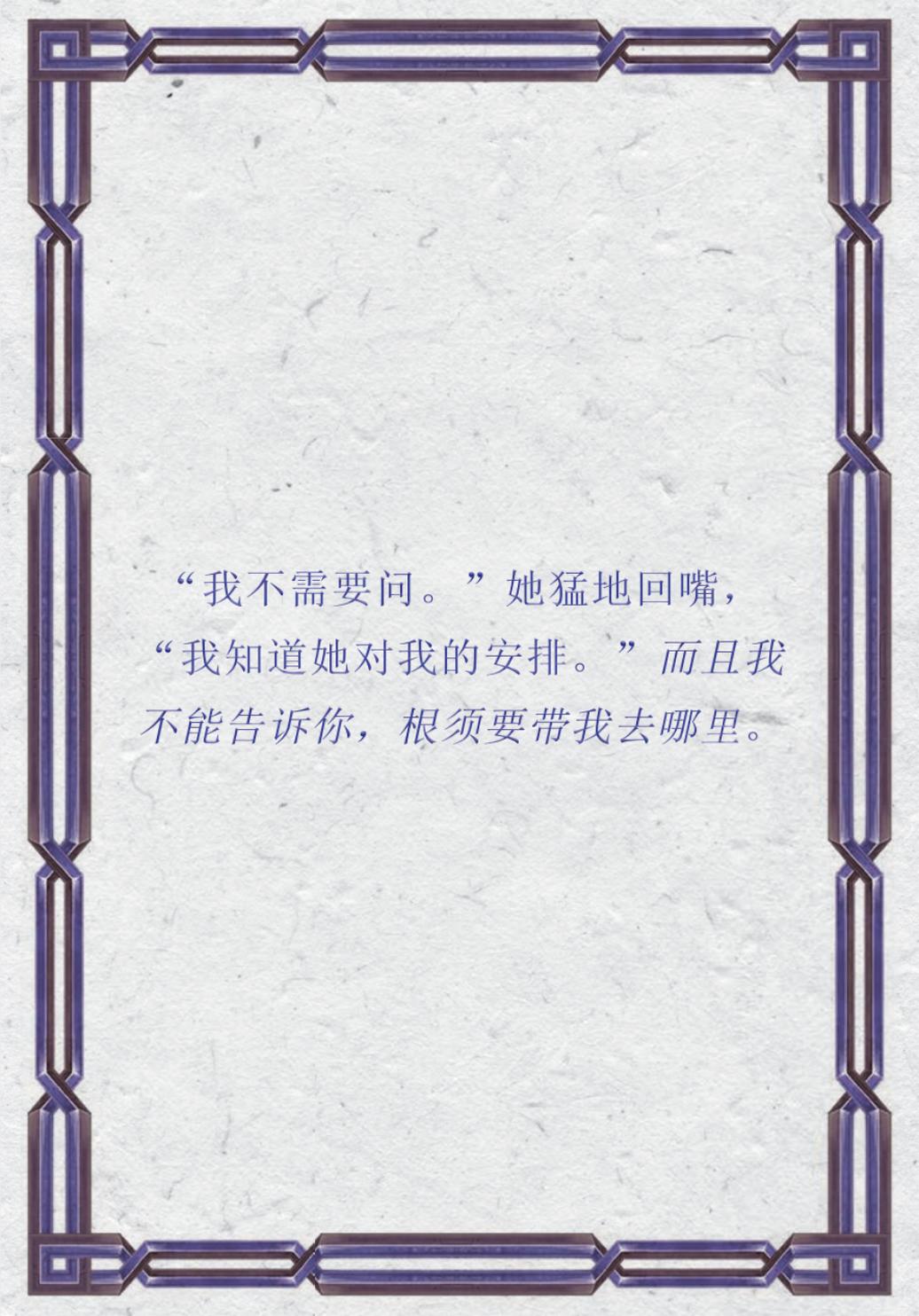
“去找一个名叫查加的芦塔尼。”哈加尔疲惫地叹了口气，“在你被鱼螯啃掉半张脸前，先去盛放台地找他。到了那里，你凭气味就能认出他。告诉那老杂草，只要他不杀你，我就给他三碗最肥的虫子。”她又打量了一下奥威娜，“四碗。你实在是让人精疲力尽。”



黑暗

盛放台地位于雾罩幽谷的边缘。这是一片广阔的森林，紫红、靛蓝与翠绿的藤蔓荧光闪烁，高塔般的真菌上覆满绒毛般的地衣。从这里向南望去，几乎能看见蓝紫色的裂隙之光在远处翻涌。

来到查加的栖身处，一股浓烈的气味扑面而来，几乎将奥威娜掀翻在地。



“我不需要问。”她猛地回嘴，
“我知道她对我的安排。”而且我
不能告诉你，根须要带我去哪里。

哈籁尼尔对于芳香并不陌生，毕竟他们就生活在花朵和孢子的包围中。可这气味完全是另一回事。它复杂而层叠，鲜明而甘美，既刺激又清淡，比回忆还要香甜。

“查加？”奥威娜对着大嘴般张开的洞口，向色彩斑斓的洞穴中呼唤。

低沉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同时响起，其中满是怨恨。

“是你吗？”

声音愈加低沉，从怨恨转为警告。

“哈加尔有虫子给你！”

洞穴深处的墙壁深陷在阴影中，萤火虫在表面舞动。现在那墙壁动了，向着她靠近过来。花朵与叶片堆积成的小山上，一双眼睛缓缓睁开。卷曲带刺的枝条从头顶抬起，像伸展的触角。这位芦塔尼用覆着花瓣的手在泥土中扒了扒，轻哼出声。

哦，她心想。哦。虫子会改善土壤，让它更肥沃，更有营养。哈加尔给他准备了一顿大餐。

奥威娜向他解释了一切：她是如何爱着阿玛拉克，而他又怎样毁伤了自己，独自进入裂隙；她迫切需要找到他，但如果她被裂隙之歌夺走心智，就再也无法为任何人帮上任何忙。既然查加住得如此之近，那他或许知道办法，能让她去追寻朋友。

查加扒动土地，哼道：“虫子换一条命。哈籁尼尔要找裂隙，就是找死。不给。”

奥威娜流下眼泪，继续恳求：“一定有办法的。哈加尔说了，四碗虫子——最肥的那种。求求你，我……我答应过他。我答应过，无论去哪，都跟他一起。”

查加重新合上双眼：“把你的根扎在属于它的地方。”

只要你能收起怒火，去把事情想清楚，哪怕就一会。

奥威娜已经不是孩子了。再也不会有人来替她拂去尘土，教她应该怎么做事。再也不会了。可不管怎样，她把事情彻底想清楚了。她将手按在心口，让体内肆意流淌的悲伤浮上面容。只需稍微松开绳索，情绪便汹涌而出。

面前的芦塔尼缓缓地眨了眨眼。

哈加尔错了。奥威娜其实问过，自己的壁画究竟有什么含义。她问了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她只是没有问哈加尔。在阿玛拉克离去的那几周里，她

问了自己无数遍。她问了泰达希尔，也问了女神。但她唯一得到的，只有她早已知晓的那个答案——而从她出生起就未曾停歇、未曾改变的歌声也在附和。

奥威娜闭上眼，开始唱出那首歌。尽管她的喉咙那么笨拙，尽管她只有一个声音，但她还是倾尽自己的所有，唱起女神之歌。她唱给查加，唱给阿玛拉克，唱给所有人。唱给父母，唱给哈加尔，唱给她很久以前杀死的那头可怜的怪兽——它破碎的头脑甚至无法理解自身的遭遇。她的歌声中没有词句，因为女神的歌声从不需要言语。

而当她睁开眼时，那位高大的芦塔尼伸出棕色的手掌，垂到她面前。在鲜花绽放的掌心，躺着两颗珍珠般的种子。

“这么多痛苦。”

查加抬起另一只手，贴向耳畔，又垂回叶片沙沙作响的身侧，然后再次抬起。

“把它种下，阻挡声音。不能停止，只能变慢，变弱。”

确实是有方法的。



水

奥威娜无法理解。

哪怕她曾感受过那可悲怪物的垂死呜咽在手掌中熄灭；哪怕长老哈加尔用再直白不过的语言对他们讲过上百次；哪怕她听过在花朵荧光旁讲述的故事，看过追忆之穴墙上的壁画——她听过，用她最认真的态度听过。可奥威娜始终以为，艾林裂隙不过是个空旷孤独的地方，是暮色与阴影铺砌的荒野。偶尔，最多一年一次，会有一头悲惨的、无可名状的怪兽，拖着残破的身躯，穿过被诅咒的土地，然后被勇敢的舒尔卡迅速猎杀。

她无法理解。

裂隙是满的。

奥威娜尚未靠近那禁忌裂谷的边界，便已听见了尖啸。那声音非人，非兽。世上没有任何活物能够发出那样的声响。那只是伤口——可以被听见的伤

口。

她匆忙取出查加赠送的种子，塞进耳中。即便隔着距离，尖啸声仍像锯子一样切割着她的意识，饥饿地撕咬着名为奥威娜的概念，贪婪地啃食着一个具备理智的个体对自我的全部认知与记忆。种子轻轻颤动，如流体般滑开，那感觉仿佛在河里游泳、捕鱼一整天后，终于上岸时，水从耳中淌出的瞬间。接着是一阵尖锐的刺痛，然后是美妙的寂静。

奥威娜并不知道自己究竟在期待什么。或许她以为自己足够聪明，已经把一切都想得清清楚楚，甚至成功说服了一个浑身长满花草的怪人来帮助她，并因此暗自得意。或许她以为有那么一丝可能，可以不付出成为舒尔卡的代价就进入裂隙，然后再毫发无损地回到她那美好、真实、稳固的生活中。哈籛尼尔要找裂隙，就是找死。

她感觉到纤长的、异样的花瓣从耳中舒展开来，末梢微微皱起。她感觉到雄蕊与雌蕊探入空气，染上一百种无法命名的颜色。它们遮蔽了声音，封住了她的听觉，守护着她最深处的自我。她仍能在心底听见女神熟悉的歌声，但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声响。

有那么一瞬间，奥威娜真心以为，这样的方式与舒尔卡的做法一样可靠。可若真是如此简单，他们又为何不与芦塔尼立下盟约，在田地里种满保护耳朵的种子？

利爪第一次挥下的瞬间，她的愚蠢便在炫目的色彩中显露无疑。长满棘刺的爪子如同匕首，割开了她的皮肤。奥威娜甚至没有听见它的脚步声，也没有听见它的尖啸。闪着恶毒微光的面孔上，数不清的半透明颞骨彼此搅动碰撞，咬破了它自己喉咙上的脆弱皮肤。她没有听见它在裂隙的浅滩上尾随她时的喘息，没有听见它那难以描述的脚步踩碎石块的声响。她完全没有察觉到艾蔑的存在，直到它扑到她身上，挥舞着尖牙利爪，将呕出的脓液与更为污秽之物喷到她脸上，试图用自身的残骸将她溺毙。

奥威娜感觉到牙齿咬穿肩头的血肉。她尖声大叫，却听不见自己的声音。她只能听见女神的歌声，在席卷全身的疼痛中变得缓慢、悲伤，化为断续的啜泣。就算她没有被艾蔑杀死，这歌声也会在顷刻之间将她逼疯。这头怪兽太大了，远胜过她在迷雾中搏杀的那一头，也远胜过在多年的梦魇里反复纠缠她的那个身影。它仅凭体重便将她死死压在地上，吐息喷在她的颈项，烫起水泡。幸好在女神扭曲的歌声中，她听不到自己的尖叫。



突然间，重量和腐臭一起消失了。奥威娜向后爬去，呼吸凌乱，伸手抓向武器。黑暗之中，她只能看见发光的血肉在移动，只能听见女神以扭曲的歌声，不断唱着，唱着，唱着。

无论去哪，我们永远一起。

阿玛拉克站在怪物那诡形怪状的脊背上。奥威娜几乎认不出他了。他变得消瘦而又强壮，阴郁而又苍老。他张着嘴，也在嘶喊。可她听不见。她甚至无法分辨，他是在呼唤她的名字，还是在对那怪物倾泻无言的狂怒。她听不见他的剑终于斩断艾蔑的喉咙，让它的内脏喷洒在丛林的地面。

她能听见的只有那扭曲的歌声。在极致的痛苦中，时间一秒又一秒地流逝。

被痛苦彻底吞没之前，她最后看到的景象是阿玛拉克的眼睛。



绿

奥威娜眨着眼醒来。女神的歌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响亮，她能感受到歌声在胸腔里震动，仿佛想要把钻进体内的痛苦驱赶出去。

然后她意识到，身边有人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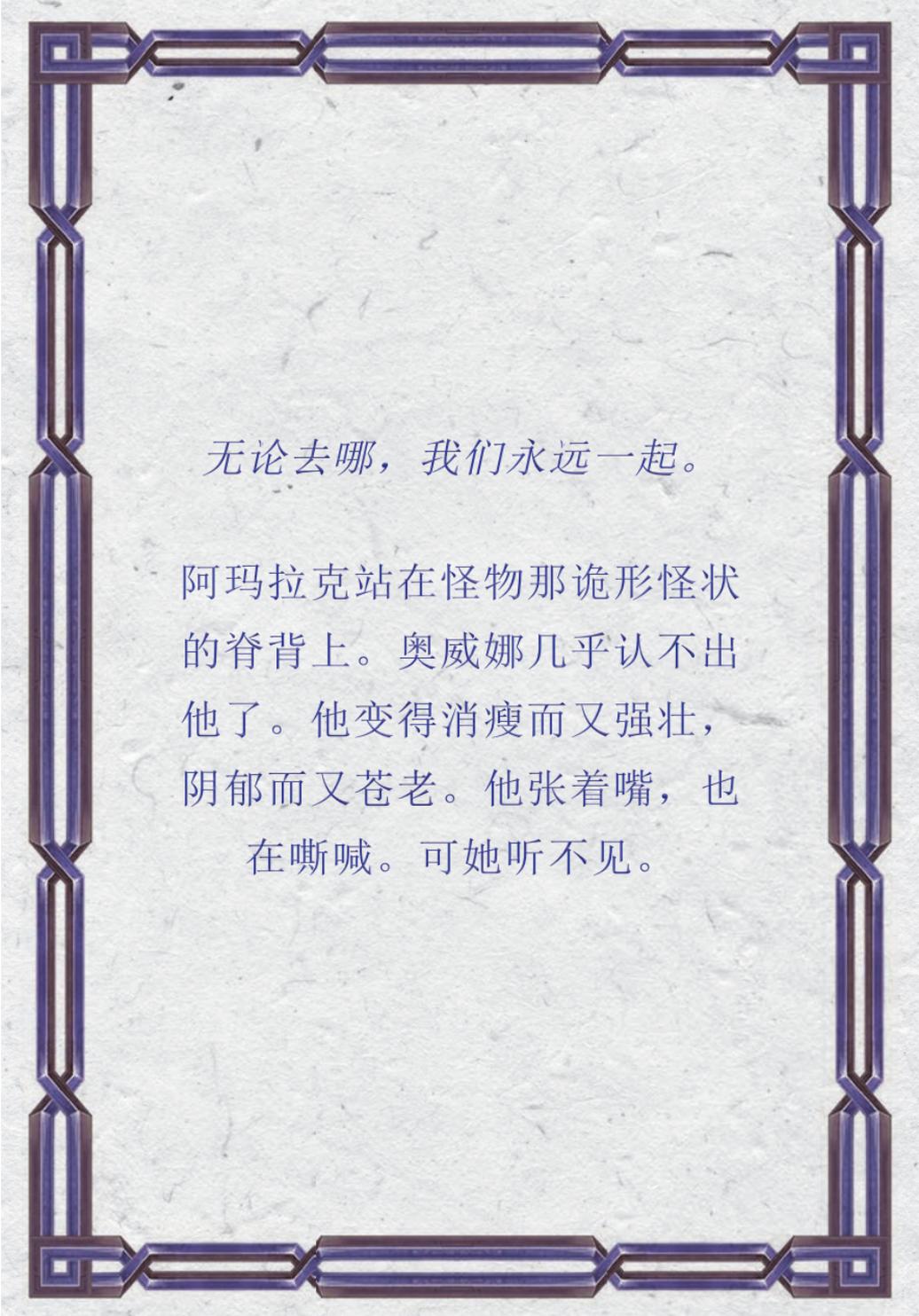
两个孩子面对面站着。但他们已经不是孩子，再也不会是孩子。他们呼吸急促，彼此凝视。奥威娜耳中的花朵枯萎、坠落。她重新听见声音，听见雾罩幽谷的深处有生物在移动、低鸣。他把她带到自己的营地。每当有需要时，他便离开这简陋的庇护，前去履行职责。她苦涩地想：若是从前的阿玛拉克，一定会笑着调侃她头上开花的傻样；从前的他，会把任何一项帐篷都让给她。

但眼前的阿玛拉克再也不会笑了。

他们看着彼此的眼睛，对视了很久。

“那声音是什么样的？”阿玛拉克轻轻问道，“我不记得了。你得告诉我。你欠我一个安慰。”

奥威娜眨了眨眼，忍住泪水：“不可能这么彻底的，你还能听到一点。我知道你可以，你一直都很坚强。试一下。”



无论去哪，我们永远一起。

阿玛拉克站在怪物那诡形怪状的脊背上。奥威娜几乎认不出他了。他变得消瘦而又强壮，阴郁而又苍老。他张着嘴，也在嘶喊。可她听不见。

“你以为我没试过吗？”

“再试一下！”

“没有什么可试的。我去记忆里找过，可它原本的位置只剩下空虚。只有风声，还有黑暗里枯死的树枝。”

奥威娜不允许自己哭出来。她不允许自己像个孩子一样。如果他听不到，那她就来帮忙。

“女神之歌就像星光的颜色，像整个春天凝聚成一个瞬间。像母亲一边哼唱，一边编织篮筐，在里面装满水果。也像那水果生长的声音。像哭声，像笑声，像长大的声音。也像你的手放在我手里的感觉。好了，感觉好些了吗？”

“没有，奥威娜。我听不到，以后也永远不会了。”

“那就跟我走。我们在一起，像以前一样。我不管你对自己做了什么，这不重要。我们可以离开这里，穿过丛林，去那个世界，去找我们的路，我们的命运。”

阿玛拉克摇了摇头。她几乎看不清他的脸。“已经太晚了。我知道得太多了。”

“你什么都不知道。那些只是猜测。你甚至没留下来问问我的命运是什么。老实说，这很没礼貌。”

“我知道我的命运，奥威娜。我知道我必须成为什么人。我觉得，从在迷雾里那天开始，我就知道了。我的路再没有别的方向。我花那么多时间和你在一起，大概就是因为我知道，那些日子总有一天会结束。”

“到现在你还是不肯问我。你眼里只有自己。我要去上面，阿玛拉克。上面。根须要带我上去，女神想让我上去。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你知道上面有什么——是艾泽拉斯，阿玛拉克。艾泽拉斯！跟我走吧！上面的世界那么大，总能容得下我们两个！”

“万一不是这样呢，奥威娜？”

“别傻了，胆小鬼先生。仪式从来不会出错。歌声响起，我们就跳舞。这是我们的活法，我们所有人的活法。”奥威娜的表情扭曲了一下。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但她拒绝接受，就算这话出自她自己口中。

“你背叛了我。”她小声道，“我可以恨你的，阿玛拉克，如果我想的话。”

“试试看。”他悲伤地回道，脸上的表情近似微笑，几乎有些熟悉。

“你骗了我！骗子！”奥威娜绝望地大喊，“我们本来是一个整体，可生活还没真正开始，就被你砸得粉碎！你说你早就知道？我一直在你身边，阿玛拉克。不，你根本不知道！”

“我从没有骗过你，奥威娜。我从不说谎。我不会说谎。我能骗的也许只有自己。”

“无论去哪，我们永远一起吗？”

有那么一瞬间，阿玛拉克竟流露出一丝懊悔。随后，那情绪从他脸上消失了，再也不曾出现。

“忘了艾蔑吧，笨蛋。”奥威娜用手背抹了把鼻子，最后一次任由自己抽泣出声，“现在是在蔑视你。是我。你把自己毁了。你不想念歌声吗？不想念她吗？”

阿玛拉克的獠牙在雾气中闪着愤怒的反光：“如果你再问一次这个问题，我就会离开你，再也不回来。我从没问过你有没有想念过父母，奥威娜。你也没资格问我这个。”

“那你想念我吗？”她轻声问。

阿玛拉克沉默了很久。

“有些事情比承诺更重要。”

“又在骗人！还有什么能比我们更重要？比我们的生活重要？比我们一起长大、一起学会生活、一起变老更重要？我们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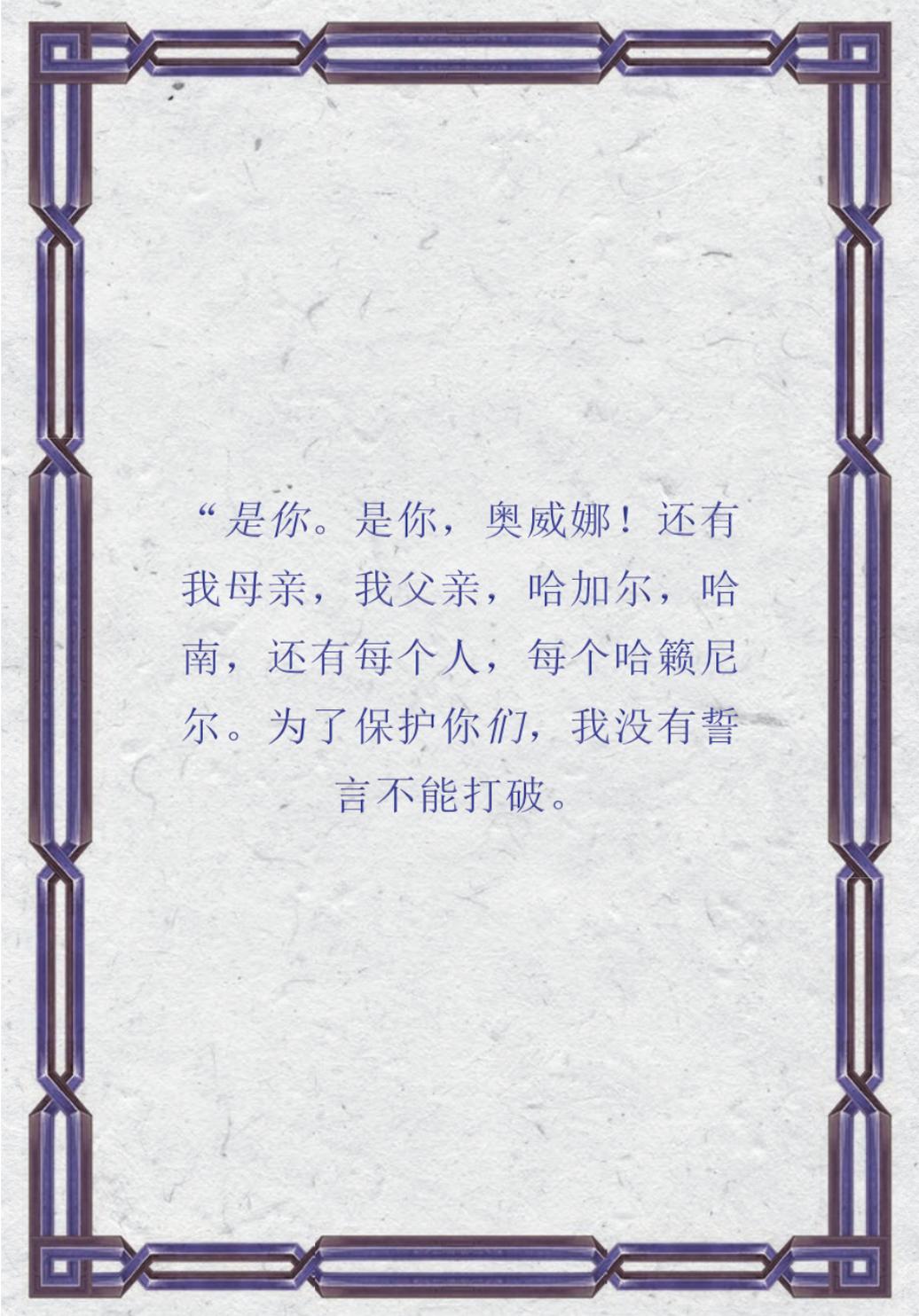
“现在你想跟别人一样了？这还是你吗，奥威娜？”

奥威娜的手指绞在一起，像个悲痛欲绝的小女孩。“我拥有的只有你。我们一生都听着同样的歌声，可以以后再也不会了。属于我们的旋律，永远不会再出现在歌声里。而你连一句话都没留下，就这么消失了。你甚至没有用歌声向我道别。”

“有些事情比道别更重要。”

“那你告诉我吧。告诉我，阿玛拉克。有什么事情，比你的誓言、你的信誉更重要？”

阿玛拉克对着无边无际的迷雾纵声长啸。深入骨髓的痛苦冲破喉咙，化作吼声：“是你。是你，奥威娜！还有我母亲，我父亲，哈加尔，哈南，还有每个人，每个哈籁尼尔。为了保护你们，我没有誓言不能打破。信誉不能拯救



“是你。是你，奥威娜！还有我母亲，我父亲，哈加尔，哈南，还有每个人，每个哈籁尼尔。为了保护你们，我没有誓言不能打破。



任何人，尤其是死人。我看见了一一我在梦里全都看见了。我看见你们死去，被撕成碎片。我看见哈籁恩达尔在流血。但我能阻止这一切，只要我放弃一切！”

回荡的寂静中，奥威娜的回应十分简短：

“我不能原谅你，阿玛拉克。”

“我不能原谅你，奥威娜。我很高兴，你有阳光下的冒险在等着。女神给了你伟大的使命，我能看见它照亮你的经脉。但我的命运是在黑暗里。”

“我有什么需要原谅的？我没有一声不吭地毁掉自己。我没有把自己变成一个背信弃义的人。”可她的声音已经失去了气势。她已经输了，而且她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阿玛拉克伸出手，想要握住奥威娜的手，但她猛地躲开了。

阿玛拉克的表情变得苦涩：“你不肯放过我，老朋友。你太过傲慢，把自己的判断置于女神之上。你不相信没有你，我也能活下去。因为你救过我一次，就以为我永远离不开你。那一天，在迷雾里，就在这个地方，你战胜了它，但我永远失去了一些东西。而你从没想过我有多羞愧。你只想着自己的胜利。你眼里只有自己。”

“我说过，我再也不会丢下你。没有什么比承诺更重要。我没有背弃我的承诺。我也看到了预言，画了壁画。我本来想告诉你的，但你已经不在了。”

“你看到什么？”

“我在她身体里穿行。我化身为她移动。我就是她。艾林哈籁不再纯粹，不再是她自己。如果我能从预言中醒来，阿玛拉克一一如果我的噩梦能够结束，那或许她的噩梦也能苏醒。或许我能把事情想清楚。或许我能拯救她。或许我的道路在上面，在艾泽拉斯，在阳光照耀的地方。否则，女神为什么要让我梦见她的痛苦？”

“我希望你找到你的路，奥威娜。我真心希望。愿歌声永远陪伴你。”

“但你不会。”

“但我不会。”

在女神的歌声中，奥威娜听到了他的痛苦与哀伤，他的挣扎，他被预言缠住、扼住咽喉，除非他愿意顺从才肯放手。她怜悯他，也为他哀悼。总有一天，她会原谅他，无论她今天说了什么。

但他再也不能从女神的歌声中听到她的痛苦。再也不能。他再也听不到奥

威娜的心灵，她的梦想，她的思维，她的愤怒，她的愧疚，她的孤独，她的绝望。她失去他后的空虚。

他们站在那里，在青春的废墟中，在各自脑海中彼此隔绝的思绪里，无声地怒视、指责、辩解。他们的篮子只剩下一个把手，而那把手也残破不堪，摇摇欲坠。

他们依然能够理解彼此，就像以前一样。

“胆小鬼先生，”奥威娜轻轻地说，“不要离开我。”

但他离开了。只剩下她独自一人。



花

奥威娜成长了，变得强大，变得坚定。在成长的过程中，她有很多思考的时间。又过了许久，就连哈南也成年了。奥威娜和阿玛拉克以前的朋友都已经长大成人。也许有五件事物就够了；也许不够，六件更好。但有时候，破碎的器皿再也无法粘合。奥威娜尚未决定要如何公布她旅行的目的——是去拯救阿玛拉克，还是拯救女神。她不确定别人会相信哪一个。她甚至不确定自己更渴望哪个答案。

当奥威娜准备踏上剩下的人生道路（*向上，向上，跟着根须向上*），她收拾好个人物品，封存记忆，放下所有曾经年轻而崭新的东西，却只保留了一件。那是哈籟恩达尔留给她的最珍贵的事物。在地表寒冷的夜晚，那件事物让她保持温暖。如今她无论在清醒时还是睡梦中，都能看到女神降下的预言；可那件事物对她来说，比预言更加重要。

阿玛拉克转身离去的那一刻，她看见了自己送给他的那枚旧护身符在他的斗篷下面微微闪光。尽管那只是一块叮当作响的石头，以孩童的画笔刻下了拙劣的图案。

而阿玛拉克赠予奥威娜的那枚更为精致的护身符，也挂在她的斗篷之下。在她启程离开故乡的那天，她把它挂在靠近心脏的位置，贴在他的旁边。

无论未来有什么安排，它永远守护着他们。

关于作者

Catherynne M. Valente 的作品畅销全球，迄今已出版40余本科幻、奇幻与恐怖小说，包括《Space Opera》《Deathless》《Radiance》及《Fairylant》系列，曾获得雨果奖、星云奖、轨迹奖、Lambda奖、Sturgeon奖、Scribe奖等诸多殊荣。她居住在缅因州海岸之外的小岛上，与孩子和一群具有惊人智慧的动物共同生活。